



JOHN DON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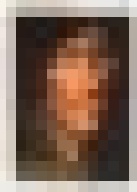


英国玄学诗鼻祖

约翰·但恩诗集

(英) 约翰·但恩 著 (John Donne)
傅浩 译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572-1633)

英国玄学诗鼻祖 约翰·但恩诗集

（全二册）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

本书获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学科建设基金资助



JOHN DONNE



英国玄学诗鼻祖

约翰·但恩诗集

(英)约翰·但恩 著 (John Donne)
傅浩 译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国玄学诗鼻祖约翰·但恩诗集/(英)但恩(Donne, J.)著;傅浩译.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5

ISBN 7-5302-0821-7

I. 英… II. ①但…②傅… III. 诗歌—作品集—英国—中世纪 IV. I561.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7786 号

英国玄学诗鼻祖约翰·但恩诗集

YINGGUO XUANXUESHI BIZU YUEHAN · DAN'EN (JOHN DONNE) SHIJI

(英)约翰·但恩著 傅浩译

*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 址: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

880×1230 32 开本 9.5 印张 246 千字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ISBN 7-5302-0821-7

I·787 定价:20.00 元

质量投诉电话:010-58572393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译者序 /1

歌与十四行诗 /22

早安 /23

歌(去,捉一颗陨落的星辰)
/25

女人的忠贞 /27

担保 /28

上升的太阳 /30

无分别的人 /32

爱的高利贷 /34

追认圣徒 /36

三重傻瓜 /39

爱的无限 /41

歌(最甜蜜的爱,我不走) /43

遗产 /45

一场热病 /47

空气与天使 /49

破晓 /51

周年纪念日 /52

赠别:有关窗户上我的名字
/54

退可南庄园 /58

赠别:有关那部书 /60

共性 /63

爱的成长 /65

爱的交换 /67

受限制的爱 /69

梦 /71

赠别:有关哭泣 /73

爱的炼金术 /75

跳蚤 /77

诅咒 /79

口信 /81

夜祷,作于圣露西节,白昼最

目 录

短的一日 /83
图像蛊术 /86
诱饵 /87
鬼影 /89
破碎的心 /90
赠别：禁止伤悲 /92
出神 /95
爱的神灵 /99
爱的饮食 /101
遗嘱 /103
葬礼 /106
花朵 /108
樱草 /110
圣骨 /112
毒气 /114
解体 /116
一枚惠寄的墨玉戒指 /118
否定的爱 /119
禁令 /120
断气 /122
计算 /123
悖论 /124
与爱诀别 /126
一堂讲影子的课 /129
十四行诗·信物 /131
自爱 /132

格言 /134

海洛与利安得 /135
皮拉姆斯与提斯别 /136
尼俄柏 /137
焚毁的船 /138
一堵墙的倒塌 /139
瘸腿乞丐 /140
卡勒斯与圭亚那 /141
约翰·温菲尔德爵士 /142
自我指控者 /143
淫荡之人 /144
古董收藏家 /145
被剥夺继承权者 /146
弗琳 /147
晦涩作者 /148
克洛丘斯 /149
拉德鲁斯 /150
高卢-比利时信使报 /151
拉尔菲尤斯 /152
说谎者 /153
杂耍艺人 /154

哀歌 /155

1. 嫉妒 /157
2. 字谜 /159

3. 变换 /162
4. 香料 /164
5. 他的画像 /167
6. 抗拒 /169
7. 指导 /171
8. 比较 /173
9. 秋颜 /176
10. 梦 /179
11. 手链 /181
12. 他与她的别离 /187
13. 朱丽娅 /192
14. 一位市民及其妻子的故事 /194
15. 劝告 /198
16. 谈论他的女友 /201
17. 多样性 /204
18. 爱的进程 /208
19. 上床 /213
20. 爱的战争 /216

神学诗 /219

- 致某某,附赠敬神十四行诗六首 /221
- 致玛德琳·赫伯特太太:论圣玛丽·玛德琳 /222
- 敬神十四行诗 /224

花冠 /224

1. 请接受我手中此祈祷与赞美之花冠 /224
2. 报喜 /225
3. 诞生 /226
4. 神殿 /227
5. 受难 /228
6. 复活 /229
7. 升天 /230

神学冥想 /231

1. 您造就了我 /231
2. 正如与许多名号相称 /232
3. 哦,但愿我曾经耗费的那许许多多 /233
4. 哦,我的黑色的灵魂 /234
5. 我是一个小小的世界 /235
6. 这是我的戏剧的最后一幕 /236
7. 在这圆形大地的假想的四个角落 /237
8. 如果充满信仰的灵魂如天使一般 /238
9. 假如含有毒素的矿物 /239
10. 死神,别得意 /240

目 录

11. 唾我脸面,你们犹太人 /241
 12. 为什么我们要为所有的生物所奉养 /242
 13. 假如现在是这世界的最后一夜 /243
 14. 砸烂我心 /244
 15. 你可情愿爱上帝,一如他爱你 /245
 16. 天父,您儿子所享有的 /246
 17. 既然我所爱的她,已经把她的最后债务偿还给造化 /247
 18. 亲爱的基督,让我看看您那光洁的妻室 /248
 19. 哦,令我烦恼,对立面相遇在一起 /249
- 启应祷告 /250

赞美诗 /263

基督赞,作于最后一次旅德
行前 /263

病中赞颂上帝,我的上帝
/265

天父上帝赞 /2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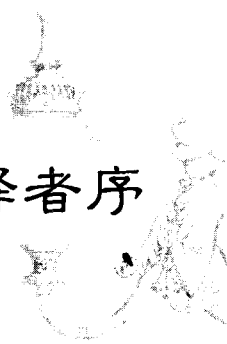
附录 /269

附录一、约翰·但恩年表 /
269

附录二、约翰·但恩的“敬神
十四行诗” /280

附录三、圣保罗大教堂的回响
/284

英文目录(CONTENTS) /287
增订后记 /293



译者序

前几年，国内就有学者指出外国文学研究中评论超前、翻译滞后的问题。近年来，虽然翻译作品层出不穷，但是这一问题仍然存在。其症结在于在外国文学界，翻译不受重视；评论与翻译脱节；出版选题缺乏系统性、计划性。故而重复出书多，而许多有价值的作品却迟迟不见引进。

世事如风，风向多变，而风眼中心却相对平静。时至今日，读者又渐渐开始被经典的永恒魅力所吸引。我之所以选译约翰·但恩，不是因为我对他研究有素，而是因为他是值得我们去发现的一位重要诗人。以往我国对但恩的译介很少，原因之一恐怕是其文字既难，“学问”又杂。以下拟对但恩的诗及本书体例略作介绍，仅供读者参考。

一、诗名的沉浮

在某种意义上，约翰·但恩（John Donne，1572—1631，或译邓恩、堂恩、邓、唐恩、多恩、顿）是个被重新发现的诗坛奇才。虽然他在世时已算得上颇负诗名，也曾赢得出自同时代大作

家本·琼生之口的“在某些方面堪称世界第一诗人”（《谈话录》）这样的赞誉，但是莎士比亚以及稍后的弥尔顿的炫目光辉使但恩如同所有其他同代作家一样，失落在一个时代的阴影之中。尤其是约翰·德莱顿和塞缪尔·约翰逊的判决，更是把但恩及其仿效者们打入另册，贬斥在英国抒情诗主流之外。此后近三百年间，但恩的诗便一直遭受冷落。到了19世纪，一些评论者，如柯尔律治、德昆西和布朗宁，才开始重新欣赏但恩。

1912年可以说是但恩真正时来运转的开端。这一年，赫伯特·格瑞厄森编辑的《约翰·但恩诗集》标准版本问世，使这位十六七世纪之交的奇才获得了一次被全面重新评价的机会。但恩诗作生前仅有极少几篇发表，大部分是以手抄本形式在朋友中间流传的。在他死后不久虽有不同版本的诗集出版，但这些版本仅限于汇辑而缺乏评介，故流传并不很广。一般诗选集也很少收录但恩的诗作。19世纪以来，一些学者开始重新编辑出版但恩的著作。应运而生的格瑞厄森版本推波助澜，提供了集大成的权威文本以及详细注释和引言。其影响所导致的不仅是一种“复兴”，而且是一种“狂热”。一战前后成名的许多英美诗人的作品都显示其作者读过但恩。

1921年，格瑞厄森编选的《17世纪玄学诗选：从但恩到巴特勒》问世，进一步抬高了但恩的声誉，同时也把读者的兴趣扩大到被约翰逊归为但恩一派的其他玄学派诗人身上。尤其是托·斯·艾略特那篇为该诗选所写的现已成为经典的著名书评《玄学派诗人》更是一言九鼎，硬是把但恩的名声从原来几乎湮没无闻的低谷一下子推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不夸张地说，英、美一时间出现了学术界人人争说，创作圈纷纷仿效的盛况。

此后，有关但恩的研究成果可谓层出不穷。值得提到的是海伦·伽德纳编的《约翰·但恩的神学诗》（1953）和《约翰·但恩的哀歌和歌与十四行诗》（1965），似比格瑞厄森的选本考据更严密，更具创见，亦被视为标准版本。时至今日，持续半个多世纪之久的但恩热应已降温，但是约翰·但恩在英国诗史中的地

位已不再能被轻易动摇了。

二、何谓玄学诗

但恩诗名之重振，其原因绝不可能仅仅是外在的、偶然的。他的诗中必有在什么时候都可能令人感兴趣的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据格瑞厄森说，但恩的诗名在以往三百余年经历了多次沉浮，但就他的“才智”、渊博和机巧而言，各时代的评论者看法都趋于一致。他们的分歧之处仅在于这种“才智”与他的诗的关系及其对他的诗的影响。^①可见，但恩的长处也就是他最有争议之处。

历代评论者几乎无不由衷地佩服但恩的才智。德莱顿称但恩是“我们国家的最伟大的才子，尽管不是最伟大的诗人”。^②柯尔律治写道：“令人惊奇的活力、热烈和特异，随心所欲利用广大记忆的几乎无限的储藏，以及用我们无权期望的题材所做的练习——这就是但恩的才智。”^③唯独德昆西认识到可能使但恩的才智成为其诗的工具的基本素质：“极少作家曾经显示出比但恩更渊博的才能；因为他以极富热情的庄严感融合了别人不曾做到过的——辩证之精妙和谈吐的最高升华。”^④

具体到诗创作中，才智当然要表现为某种技巧风格。艾略特指出：“但恩……运用一种有时被认为是具有‘玄学’特点的技巧；一个修辞格被精炼到智巧所能达至的最远地步……但是在别处我们发现，并非仅仅一个类比的内容的阐释，而是一种通过迅速联想的发展，这要求读者方面有相当的灵敏。”^⑤这指的就是所谓“玄学奇喻”，用约翰逊的话说，即基于“最不相干的观念被用暴力强拧在一起”^⑥的比喻。

但恩在写作时从来也没有想到过，他将会是一位“玄学”诗人。这一头衔也许是由德莱顿最先赠送，后来被约翰逊所借用的。德莱顿说：“他不仅在他的讽刺诗里，而且在他的艳情诗里

——其中唯有自然天性应占统治地位——故弄玄学；当他应该以爱的柔情占据女性的心，取悦她们时，却以微妙的哲学沉思迷惑她们的头脑”。（《论讽刺》1692）

德莱顿对但恩的评价及对其诗贴用的“玄学”标签经18世纪一直沿袭下来。约翰逊在其《考利传》（1781）中著名的段落里对德莱顿的宣判做出响应，但几无更多发挥，只是把玄学诗这一概念的外延扩大到包括乔治·赫伯特、亨利·沃恩、安德鲁·马伏尔、约翰·克利夫兰、亚伯拉罕·考利等其他17世纪诗人的作品，而他对“玄学”一词的用法也相当模糊。德莱顿的用法原意为“哲学”；约翰逊的用法则不过意为“学问”。“玄学诗人是有学问的人，炫示他们的学问是他们的全部努力；但不幸的是他们决定在韵律而非诗创作中显示学问，所以他们写的只是韵文，而且往往是更能经受手指而非耳朵检验的那类韵文。”^⑦

格瑞厄森的定义也是基于以上二者的：“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玄学诗人是在学问中——不是在其自己意识和常识所揭示的，而是在科学和哲学所报道的世界中——寻找灵感的诗人。”^⑧

从上述三种说法似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即所谓玄学诗是具有相当的学问或哲学成分的诗。“玄学”一词原文为 *Metaphysics*，亦可译为“形而上学”，据《牛津英语词典》，本是亚里士多德一部著作的标题，后指哲学的一个分支，包括本体论和认识论等。然而，从但恩等玄学诗人的作品本身看来，其中并不多见对形而上的哲学命题的直接处理和关注。故而有论者认为玄学诗这一名称实际是误用。但也有论者认为正是在某个玄学问题的语境中表现爱情、死亡、上帝等题材造成了玄学诗的独特品质。所以，玄学诗这一名称对于“但恩派”的作品来说更多的是技巧风格，而不是题材内容上的界定。

《普林斯顿诗与诗学百科全书》“玄学诗”条目如是说：“约翰·但恩、乔治·赫伯特、亨利·沃恩、安德鲁·马伏尔等17世纪英国诗人所写的诗，具有机巧、理智、有时晦涩的特征。泛言之，亦指展示类似品质的诗。17世纪玄学诗的特点在于明显

依赖反讽和悖论，运用奇喻以及诸如词语误用和矛盾修饰等修辞手法……”

格瑞厄森认为：“欧洲最伟大的两位玄学诗人是鲁克莱修和但丁……但恩不是鲁克莱修和但丁那样的玄学诗人。他在他的诗中不表述有序的宇宙体系。但丁所表述的有序体系当但恩在世时正在哥白尼、伽利略等人的批判下分崩离析；没有哪个诗人像但恩一样觉识那种解体对想象的影响……神秘宗教被用作一种逃避科学怀疑主义的途径。而且，但恩对玄学的运用常常是轻佻而轻率的，至多只是诗性的。但他是一个学问诗人，是一个哲学诗人；不对潜在于他的奇喻和更严肃的思想背后的哲学和科学加以关注，就不可能正确理解或欣赏前二者。”^⑨实际上，玄学诗不应等于哲学诗。至少但恩的玄学诗不是哲学诗，而是学问诗，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诡辩诗，因为玄学在诗中不是题材而是手段。

三、但恩的艳情诗

约翰·但恩的艳情诗（这里不称爱情诗是因为其中包含有不那么崇高的色情）非常奇特。奇在他把中古经院神学的辩证法，亦即所谓玄学，以及驳杂的学问注入了性爱的激情之中；特在他把早期基督教作家和文艺复兴运动对女性的看法结合起来，表现了一种对性爱的新态度。这两个特点虽不能说前所未有，但在但恩的作品里被发挥得淋漓尽致，以至在任何时代都不乏先锋性质。

在其艳情诗里，但恩的玄学并非关于宇宙起源、生命存在、时空因果等哲学命题的抽象本体论，而是游戏笔墨、卖弄学问、诱哄女人的恋爱实用诡辩术。经院神学被用作宫廷式的奉承和借宗教名义的调情。然而其极富巧思、逻辑严密、旁征博引的诡辩着实令人佩服。

奇喻是其诡辩术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修辞手法。有人说，但恩的奇喻是受经院辩证法影响的中古诗中流行的“玄学奇喻”，

但被赋予了他自己的个性和他那个时代对科学的兴趣的特点。这里所谓科学是相对于人文学科而言，由于时代的局限，自然包括在今天看来不那么科学的学问，例如炼金术。塞缪尔·约翰逊曾指出，但恩等“玄学诗人”往往“从普通诗歌读者所不大经常造访的学问的幽僻处汲取他们的奇喻”。^⑩这才是但恩的特别之处。的确，但恩喜欢探赜索隐，涉猎异教知识，这可能与他出身天主教徒家庭，长期被排斥在国教正统观念和社会生活主流之外不无关系。在他的艳情诗里，情人的眼波里反映出诗人的面影被联想到“用制造画像再加以毁坏的方法，杀戮”的“邪恶的魔法”（《图像蛊术》）；理想的爱情结合被喻为埃及传说中两性兼具的不死鸟（《追认圣徒》）；以诗赋愁被比做海水流经地下迂曲的通道而过滤澄净（《三重傻瓜》）；情人的热病被与斯多噶学派所谓毁灭世界的大火相提并论（《一场热病》）；经院神学关于天使与空气的纯粹性的辩论被用来类比男女爱情的区别（《空气与天使》）；在情人窗玻璃上刻写自己的名字的把戏被说成是法力无边的魔咒术（《赠别：有关窗上我的名字》）；恋人的梦幻幻灭一如炼金术士的徒劳无功（《爱的炼金术》）；等等。诸如此类与爱情相去甚远的“学问”被用“暴力”扯拢了来诠释爱情。对于看惯了风花雪月之类篇什的普通读者来说，这样的情诗自然显得突兀怪诞。但是如果对这些“学问”有所了解，读者就很难不为其喻义之贴切和独创所折服。

玄学奇喻之奇不仅在于把最不相干的观念强拧在一起，而且在于把相似的可能性做滚雪球似的发挥，以至节外生枝，甚至喧宾夺主。但恩喜欢使用“扩展奇喻”，即把一个类比推演发展得尽可能细致和出奇，例如他最常被引用的著名奇喻：

即便分成两个，它们也好比
圆规的一双脚坚固相连；
你的灵魂，那定脚，坚定不移，
但另一脚若移动，它也旋转。

虽然它稳坐在中心，
但另一个在外远游时，
它俯身倾听它的足音，
那一个回到家，它把腰挺直。

你对我就会如此，我必得
像另一只脚，环行奔走；
你的坚定使我的圆画得正确，
使我能回到起始之处。

——《赠别：禁止伤悲》

这也是一个与科学有关的奇喻。把两个相爱的灵魂比作圆规的两只脚虽说够别致牵强的，但循着这一思路的进一步联想发展却出人意料地合乎逻辑和情理。但恩诡辩的技巧之一便是先假设一个似是而非的前提，然后郑重其事地演绎推理，以至把女士们的头脑弄糊涂，而相信了结论的正确，却忘记了前提的荒谬。请看他最受欢迎的一首诗《跳蚤》：

光看看这只跳蚤，看看在它体内，
你拒绝我的东西是多么微乎其微；
我，它先叮咬了，现在又叮咬你，
在这跳蚤肚里，我俩的血混为一体；
坦白承认此事：这并不能够叫做
一桩罪过，或耻辱，或丧失贞节，
可是这家伙不经求爱便享用，
腹中饱胀两人的血混成的一种，
而这，咳，比我们要做的分量还重。

呆着吧，三个生命共存在一只跳蚤里，
在其中我们几乎，不，更甚于婚配。
这跳蚤就是你和我，它的腹腔
就是我们的婚床，和婚庆礼堂；
尽管父母怨恨，你也不从，我们照样相会
且隐居在这活生生墨玉般的四壁之内。
虽说出于习惯你总是想扑杀我，
可是，别再给这加上自我毁灭
和渎圣——杀死三命的三重罪孽。

残忍而突然，你是否从此时此刻
染红了你的指甲，以无辜的鲜血？
这跳蚤有什么可以责难罪咎，
除了它从你身上吸取的那一小口？
然而，你得意洋洋，声称说
并未觉得自己，也没发现我变得衰弱；
的确；那就该知道恐惧是多么虚幻不真；
当你委身于我时，将仅仅有这么点童贞
会损耗，一如这跳蚤之死从你那儿窃取的生命。

跳蚤叮了“你”和“我”，“在这跳蚤肚里，我俩的血混为一体；”承认这一点就意味着承认两人结合的有理；否认这一点——扑杀跳蚤——却也证明拒绝结合没有道理。值得一提的是，此诗的意象并非来自幽僻的学问，而是来自生活常识。可见但恩的并非一味依赖学问营造奇喻，他的过人才辩更表现在他对事物的独特见识。以跳蚤为题材的色情诗在16世纪欧洲十分风行。诗人们大多嫉妒跳蚤能自由接近其情人的身体，或能在极乐状态中死于佳人之手。但恩的出新之处在于他让跳蚤既叮了“她”也咬了“他”，从而使之成为渴望结合而非单纯欲望的象征。完全利用日常事物做文章的诗作还有《一堂讲影子的课》

等。但恩以正午前后太阳下人影的长短盈缩为喻阐述了“爱的哲学”。

弗兰克·J. 旺科写道：“在其早期表现（例如约翰·但恩的《歌与十四行诗》）中，英国玄学诗进一步的特点是对待性爱的革命性和高度独创性的态度……一种新的性爱现实主义与一种对内省的心理分析的兴趣一道，就这样成了玄学时尚的一个因素。”^⑩但恩对待性爱的独特态度首先表现在他反对中古以来盛行于情诗中的妇女崇拜风尚。这与伊丽莎白时代后期英国情诗发生的变化基本精神一致。

英国伊丽莎白时代情诗是经法国七星诗社诗人等传承自意大利诗人彼德拉克的。这种中古理想主义和宫廷风格的情诗情感热烈而高尚，充满妇女崇拜和精神恋爱的高调。但是到了十六世纪末，这种情诗发生了两个变化。一方面它变成了一种程式化文学技能，一种滥用奇喻的精雕细琢，时时迷失于情感虚假、态度做作的怪异和荒诞之中。例如克里斯托弗·马娄的名诗《多情牧童致情人》就遭到时人之讥乃至后世的苛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这种情诗已开始从气质较单纯较少玄学、对情爱的描写同等热烈但更现实主义、对于恋人关系和爱情在人生中影响有着根本不同观念的古典诗歌中吸收新的热情和精神。宫廷的、理想主义的气质被一种享乐主义和感官刺激的气质所取代，后者回应着美和爱短暂易逝的异教呼喊，倾向于蔑视妇女崇拜，甚至对妇女的戏谑轻蔑。例如本·琼森的《影子》一诗：“在早晨和黄昏之时，阴影最长；/正午时，阴影缩短，甚至消失：/同样，男人最软弱时，女人最强悍，/但假如我们鼎盛，她们便悄无声息。/那你说说看，女人岂不真是/只配称作我们男人的影子？”

一般认为，但恩的情诗与伊丽莎白时代情诗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诗比他们的较少古典气质和对大自然的钟情，较少“大学才子”们的诗中所富有的古典学问的表征——由草地、树林、溪流构成的田园理想图景和神话意象；他的诗质地更具中古风味，意象不那么花哨，而是更科学、哲学、现实主义和朴实无